

乡愁大理

品读一株谷穗

李灿斌

周末回到故乡，站在老屋的天井里仰望天空，弥漫着稻谷清香的空气，向鼻尖涌来。看天空中浮云飘动，涌动着金色的谷浪的稻田，从西湖北岸、覆钟山下启程，向我涌来。看老屋四周，直耸入天空碧绿的桉树，我仿佛找到树苗扎根泥土的感觉。

故乡的秋天，最靓丽的色彩当属金黄色。试想在云南大理洱海源头宽阔的坝子里，在微风中迎着随风摇曳的谷浪。在金黄色的海洋里，在涌动着阵阵稻花与泥土、蕴着香味的空气里，那是何等惬意的感觉。我喜欢秋天回到故乡，回到洱海之源的家园。

记得我还是一名初中生的时候，跟在父母的身后学插秧，速度很慢，还总是插不直。母亲柔声细语地对我说：“孩子，刚开始学插秧慢一点没事的，但要栽直了，才利于秧苗生长。插秧又叫栽秧。栽秧苗，是秧苗生长的开端。”我把母亲的话记在心里，像一笔一画写字一样，把信心和耐心倾注在稻田里。慢慢地插秧的速度快起来。后来，我经常去观察自己栽下的那片稻田，从碧绿的秧苗，到稻谷抽穗扬花，再到涌动着谷浪的谷穗。一天天观赏着一株株心爱的秧苗的成长，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自己似乎也一天天成长。到我了上高中，偶然间读到插秧的名句“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还有“后退原来是向前”，其实，复插本来就是一种乐趣，一种充满智慧，充满诗情画意的劳动。银铃般的笑声，或嘹亮或委婉或悠扬的歌声不时从田园升起。

我上高三那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午后，我回到家里。知道父母下

地干活去了，便把书包一放，拿上镰刀到了田里。母亲在挥动着镰刀割谷，铺在田里的一片稻子渐渐向前延伸。父亲则在田里挖沟，好把稻田里的水排出，以便母亲割下的稻子晾晒。他们都顶着秋天正午的烈日挥汗如雨。我默默地跟在母亲身边，学着割谷。一会儿也汗流满面，手上也磨起了一些血泡，有的已经出血，割谷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母亲见我站着停止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手掌心磨破了。她让我把手掌给她看，很心疼地为我吹了一阵子，让我休息，并帮我贴上了创可贴。这时父亲也停下手中的活，走过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感受到干农活的苦了吧，那就得好好读书。”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父亲接着便指着谷穗给我说：“孩子你仔细观察，秋天是收成的季节，这些饱满的谷穗啊，都是弯腰面朝根部，谦和而充实。而那些仰面朝天的趾高气扬的稻穗，往往是秕谷。书上不是说文如其人吗，其实种稻更如人生。稻子的一生，插秧时候开始，认真施肥、除草、防虫害，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对秧苗来说，在每一个生长的环节，汲取阳光雨露和养分，抵御住害虫的侵袭。一株秧苗到沉甸甸的谷穗，一百六十多天挺不容易啊。”我把父亲的话记在心底。

如今，在一望无际涌动着金色谷浪的田园里，与一株株谷穗亲近，细细品味着一株株低头垂首沉甸甸的谷穗，远望父母安息的青山，追溯着父母呵护的那些岁月，我的眼眶湿润了。品读一株株谷穗，我仿佛品读着父母一生身体力行的教诲。父母低头劳作，永远对土地保持虔诚和垂首的情景又浮现在我脑海中！

的喜庆之事，其他任何人家都不能照搬复制。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材体貌，再华丽的衣服穿得不合身，只会适得其反、洋相百出。

其实海东的一切文化烙印都大有渊源，据《大理市海东镇白族村考》记载：向阳村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村西北的龟山现存有众多无尾小白螺壳和出土的石刀、石斧、陶网坠等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洱海先民就已在这里定居并学会猎食鱼螺。从后来相继出土的剑、箭、镞、刀、斧、镜、鼓、臂、手等为数较多的青铜器推断，两周时代，洱海居民就已掌握了冶炼金属、铸造器皿和制造武器的技术。而众多古建筑遗址中，曾发现秦汉时的花砖，南诏时的布纹字瓦。1985年9月，人们在修环海公路时，从葬于龟山的一个土坑墓穴内挖出上百件青铜兵器 and 一件距今约4500年的古代乐器——石坝。后来，向阳下节村村民在龟山挖地时挖得一枚南诏玉玺、一顶王冠……

向阳村深厚的历史文化由此可见一斑。可叹的是，这些文物有许多被盗或流失，或是被当作废铜烂铁变卖，等后来知道其文物价值，村民又成群结队，反反复复开挖寻找，致使龟山大墓坪文物古迹受到严重破坏，而其中大部分文物又被商贩廉价买走，不知去向。

在人流拥挤的海东镇街走出，顺着公路一直走到塔村村口，一道高大的牌坊把我带了进去，只见塔村一边临湖，一边倚山。初入村口，我远远就看到一面照壁上题有一首诗：“翼石龙岗两相眸，银河下界起鸿沟。春潮滚滚锦鳞耀，秋雨霏霏化浮屠。三塔巍巍镇苍洱，五子峽峽顶囊葱。师徒竟拜公输子，一把扫平剩塔头。”据说作此诗的赵廷勋先生仅是金梭岛上的一个村翁，村民告诉我：塔村对岸的金梭岛形似金梭，又像一对撑开的翅膀，所以被称之为“翼石”；而塔村倚倚的山脉，远远看去则有龙盘之势，遂称“龙岗”；与西岸崇圣寺三塔正对的海东，确还有一座“五子塔”，其中就有一座称作“囊葱”的高峰……话未说完，我却感觉眼前一片开朗，再把这首七律在心里默读一遍，塔村和对岸的金梭岛，包括整个向阳湾的地理风貌和古今人文便尽在其中了。

秋思

闭春龙

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佳句。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树为霜”，秋天有时也太过于萧瑟，总喜欢也牵带着让人哀伤。可能是在秋天里像中秋节、重阳这样的佳节太多，而“人生自是欢乐少，唯有离别多”。但秋天又没有丝毫造作，连同秋日的山水都是那么的冷峻。“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又怎能不让人心生哀愁？

秋也总是那么随性，总喜欢不拘掩饰表达最真实的自己，除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的一面，也有不羁放纵的一面。它有“霜叶

红于二月花”的热情，也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张扬。苏东坡曾道“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而秋色又何尝不是如此？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在秋里终究看透生命的轮回。历经世事，总会有像辛稼轩一样“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无奈；也会有李易安一般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冷冷清清”。秋，一个多情、任性的季节。也恰如人生，在豁达中总会有一丝淡淡的忧愁……

可是，唯有年华和美景不可辜负。既如此，不如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党和人民的无限事业之中。

脚印

(小小说)

彭怀仁

替大儿子带小孩，一年前，才来这儿帮姑娘。所以同学聚会，我没来。前些时候，我在街上看见你，不是没认出你，是不想理你。”

老信说：“50年了，你还是在生我的气？再怎么，我们总是同学吧？”

老信说：“我没你这样的同学，我早就在通讯录里划掉了你的名字！”

老信说：“我是出于无奈呀！你想，那年下乡插队，不知何时回城。你也知道，我爸、我妈都是小工人，我没门路回城，后来，有了参军的机会，我别无选择。一到部队，我就给你写信，可是，我高兴兴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你，你连信也不回。我又写了几封信，你都不理。之后，部队调防，我们相距越来越远。再后来，我听说，你回城，进了你爸那个厂。”

老信说：“我一见到你穿着军装的照片，就知道我们之间隔了一道墙，加上在农村，相当苦，时不时又要跑回家，疲于奔命，渐渐地就不再想原先与你说过的话了。后来，回城；再后来，结婚；接

着调昆明，浑浑噩噩过日子，晃眼，就退休了。紧接着，培养儿女；然后，当奶奶、当外婆，这不，就走到了今天。说着，她抬起手不住地揉着眼睛。”

老信说：“大家都一样。我在北方安的家，老伴在那里替大姑娘招呼孩子，小儿子在这儿读大学，然后，留校任教。去年，他有了小孩，我赶来这儿为他当保姆，‘孝子贤孙’。我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回来，这就是命运吧？生活是一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变幻莫测。”

这时，老奶站起身来，说：“我该走了，再不走，我老伴就要打电话催我了。这会儿，他已经在给孙子煮牛奶了。”

老信问：“明天，你还来吗？”老奶说：“不一定。”

老信问：“下个月，同学聚会，你去不去？”

老奶说：“去，同学又不止你一个。”说完，她推着婴儿车走了。

老信起身挥手与她作别。之后，老信也推着婴儿车走了。我不得由站起来，看他们的身影和那渐行渐远的脚印。

轻装前进，更容易成功

周军

英国著名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担任首相期间，功绩卓著，并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

据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会随手关上身后的门。有一天，劳合·乔治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每经过一扇门，都随手把门关上。朋友不解，有必要把这些门都关上吗？劳合·乔治微笑着说：“哦，当然有必要！我这一生都在关身后的门。当你关门时，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后面，不管是美好的成就，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然后，你又可以重新开始。”

劳合·乔治的这番话，显示了一个政治家为人处世的严谨和豁达，又像一种颇具智慧的生活态度和思考方式。

如果不能把过去和现在分开，太过沉溺于曾经发生的挫折

和失败，长期处于懊恼、后悔、遗憾中，会对人的身心健康和人生发展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包括：影响心血管功能，长期处于悔恨状态，心理压力得不到缓解和消除，会大大增加心脏病、高血压等风险；记忆力锐减，糟糕的心境会引发脑内的某些化学变化，损害记忆力，出现反应迟钝、健忘、动作笨拙等现象；情绪传染，夫妻中的一方长期处于悔恨等情绪状态中，很容易将压力和焦虑传导给对方；对人际关系变得麻木，长期的悔恨情绪会抑制我们对他人痛苦的感知，明显影响人际关系的维系和发展。

我们不提倡完全放下过去，没心没肺地过日子，但是更建议要活在当下，别纠结于过去。过去的痛苦会加深我们此时此刻的痛苦，过去的幸福会遮挡我们感

受现实的目光。尤其是悔恨、懊恼这些负面情绪，要有智慧地放下，轻装前行。

懊悔的原因可能是自己做错了事情，或是一段失败的经历，要记住这些人生教训，不一定要用懊悔、内疚的方式。你可以像劳合·乔治一样，将悔恨转化为一种让自己活得更好的经验和力量。

把所有经历当作人生的礼物，接受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错了的当做经验，对了的好好珍惜；学习感恩，花更多时间专注于积极的内容，而不是考虑负面的东西。

欣赏自己的闪光点，发现并认可自己的价值和贡献，这会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意义。

要允许自己身上有不完美之处，允许自己犯错。向那些受影响的人道歉，跌倒后站起来，重新评价自我，收拾行装再出发。

霜降 | 字加华

寒露凝霜
悄然而落
红叶铺满山丘
枝头飘零的那几片枯叶
如蝶 翩然
最后的挣扎
依然斗不过节令

一夜秋雨
把白天与黑夜的温差急骤拉大
南飞的雁群飞过故园上空
高远的天空
留下一串串鸟鸣

独自站在秋的终点
北风夹着冷雨
在丝丝寒气里
我看到了家乡的山山岭岭
又在雪花飘飘

枫叶红了 | 紫箫

阳光与秋风碰杯
饮一壶陈酿
再将一枚枚手掌般的叶片
染成火一样的色彩

静静地悬挂在季节的末端
耀眼，但并不招摇
夺目，也绝不俗气

独自傲立于风霜之中
站成一道亮丽风景
高墙外，亭台边
不卑不亢

只等待着一场场雨
前来送别
你将携着候鸟的讯息
追寻远去的花朵

清风吹来菊花香 | 张云梅

谁说，秋天是果实的天下
栗子园村的秋天，是花的天堂

秋风缓缓走过，小河淌水的故乡
满山的万寿菊睁开惺忪的睡眼
咀嚼幸福恬静的时光

花田错落有致，连绵起伏
与山川、屋舍、田园相映成趣
自成画卷，美不胜收
鲜艳的黄在碧蓝的天空下
从村前一直铺到山坡上
犹如一块华丽的地毯

漫山遍野尽带黄金甲
叶绿花艳，黄绿交辉
在橘色的花田里
孩童嬉戏、游人拍照
蝶恋花，花惹蝶

蓝天为幕，大地为席
在千亩金黄为布景的舞台上
人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载歌载舞，迎远方来客，庆幸福生活

山更高了，天空更矮了
花朵爬上云端，满坡的花海
流光溢彩，醉人的金黄
热情似火，明媚而灿烂
像极了坡地上农人的奔忙

伴着小河淌水的欢唱
在全黄的山坡上流连忘返
花香四溢，沁人心脾

这片踏着煤炭成长起来的全黄
是蜕变，是温暖，是希望

洱海行笔记 66

向阳湾记

北雁

2018年11月3日 星期日 阴

在一次次探访中来回往返，洱海之畔，许多途中景致早已在我心中悄然定格，即便闭上眼睛，那幅幅图景依然在我的脑海跃然呈现。

在罗荃寺门口不远的半岛住南直至金梭岛一带，是洱海东南著名的“渔区”，特殊的地理状况，造就了向阳湾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优势，沿岸密集的渡口，同时造就当地人临水而居的特殊格局，稠密的房舍和村落，就一起挨挨挤挤地拥向湖边。古往今来，靠水吃水的海东人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水面捕鱼撒网，生息繁衍。向阳湾，这是当地人对这个自然弯曲的开阔湖面的称谓。

我带着一种敬畏之情，越过公路走进向阳湾所在的下节村，我想那是一条与环海公路大抵平行的村道，不多几步又拐到另外一条与之同向的村道，接着又走到一条更为宽敞的道路，两边的矮舍，由陈旧渐渐变为新潮，从低矮渐渐变为高大、古井、古树、古房、古巷，又都在身后慢慢远去，我想我是在这个湖边村落穿越了一段漫长的时光隧道。

路边有人告诉我，下节隶属海东镇政府所在地的向阳村委会，沿路向南，下节、中节和上节，三个大村组成了一个更大的村镇，位居最南端的上节，自然就是海东的镇街。特殊的湖区位，造就了它成为海东坝子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自古闭塞的海东一直文化昌达，沿路走过，我从贴在门庭上的一副副对联，就可看出海东人民从骨子深处，表达出对礼俗文化的特殊尊崇：“添丁口矣门庭兴旺发达，得贵孙也院内喜笑颜开”“华夏落成从此盈门多喜气，宏图再展会成创业上层楼”“修斋荐祖亲友贺，酬天谢地种福田”“酬齐喜宴接待嘉宾入席，喜办婚礼迎来亲友相贺”“百年好运祝良缘，咫尺姻缘歌巧合”“迎郎且入华堂内，送女子归紫阁中”“攻读十年升高校，奋发向上出英才”……添丁、建房、入经门、婚娶、招婿、升学，我能从这些对联中联想到村人们丰富的文化生活，让人感叹的是，无论任何一桩喜事，作联者都能与时俱进，因人因时因事，写出一番通俗易懂却不失高雅的新意。在村人们看来，对联的最高境界不仅讲究平仄押韵，对仗工整，还得为老人家量身定制，相同



怒放深秋

〔陆向荣摄〕